



玉壶井

□向维

脑海中有那一潭清澈甘甜的泉水，像一把珍藏已久的钥匙，开启了我关于故乡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的记忆。

泉水来源于地下的一口井，水质冰清玉洁，因为整潭水状若一把茶壶，故被家乡人称为玉壶井。井中有一方塔型石碑，是为了纪念本地一位著名的反清义士曾省斋而修建的。石碑旁有一块巨石，上刻“省斋钓台”。关于玉壶井，故乡至今仍流传着许多美丽的传说。

玉壶井的水冬暖夏凉。冬天，水面弥漫着袅袅雾气，远远望去像一壶烧开的热水，把手浸到水下，水是暖和的，而夏天的井水则是清冽冰凉的。

最喜欢夏天的玉壶井。一到夏天，井边的石梯上、树荫下，坐满了摇着蒲扇乘凉的人们。石梯旁的井水里浸泡着几个大竹筐，里面是冰粉、凉糕、黑凉粉。只需递上五分钱，卖甜品的人便用手从竹筐里捞出一块凉糕，摊在手上，用削得薄薄的竹片把凉糕划成均匀的几块放进碗里，浇上浓稠的黄糖汁。若是冰粉和黑凉粉，便用碗直接盛出来，用竹片搅拌几下，照样浇上黄糖汁。儿时的我最贪吃黑凉粉，它是用一种家乡盛产的草本植物做成的，口感和外形都很像现在流行的烧仙草。夏日炎炎的午后来井边喝上一碗黑凉粉，顿觉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凉爽起来。

玉壶井的东南边是县城里最有名的一所重点中学。在校园和玉壶井之间有一段宽阔的斜坡，斜坡两旁并排着三个操场，斜坡低处的尽头，玉壶井的西边有一个长满杂草的草坪。草坪的旁边便是穿城而来的定水河。

偌大的草坪是男生们奔跑驰骋的足球场，也有下课的学生在草地上嬉戏打闹，恣意打滚。春暖花开的季节，草坪上会聚集很多放风筝的人。草坪完全是原生态无人打理的，蓬勃生长的蒲公英和狗尾巴草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发光，至今仍在我梦境里摇曳。

操场上留下了我中学时代的足迹：晨跑、做广播体操、打篮球、打羽毛球、跳橡皮筋、丢沙包、踢毽子。纯净甘甜的井水就是天然的饮料。口渴的时候，用双手掬一捧井水，吮进嘴里顿觉酣畅淋漓，无比惬意。

记得有一次刚在操场上完体育课，我和同学来到玉壶井喝水，我蹲在井边的石头上，低头看见面前有小鱼小虾游过，仿佛触手可及。正伸手去捉，没想到脚一滑身体前倾，我尖叫一声后急忙拉住旁边的同学，将他一起拉下水去了。幸好被几个同学及时发现，把我们在水里拉了出来。

玉壶井的东北方向，正对中学校门的左边，挺立着一棵枝繁叶茂的百年黄葛树，走过黄葛树，是一条悠长又狭窄的小巷，漫步在小巷中，看不见头和尾，小巷的两旁是低矮的楼房。有人家在临窗的墙外放了一张小桌子，桌子上摆放着几个玻璃罐，里面是当年的学生们消费得起的棒棒糖、泡泡糖、棉花糖，下课后的学生三三两两在这些糖罐面前流连忘返。也有人把一楼的房间完全改装成了简陋的餐饮店，只需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就行。餐饮店里面卖的，除了玉壶井边的那些甜品外，还有一种叫水粉的小吃，其实就是用红薯粉做的酸辣粉。但家乡水粉的调料非常考究，除了葱姜蒜，还有碎米芽菜和用油炸过的酥脆黄豆。坐在小桌旁，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水粉便觉酸爽无比。走在小巷中，常常还会碰到有人提着竹篮走街串巷卖凉拌鸡块，揭开竹篮盖子，里面是乌黑红亮裹满了调料的土乌骨鸡块，让人垂涎欲滴。

小巷的尽头是一条宽阔的公路，公路的两旁就更热闹了：水果摊、蔬菜摊、卖猪肉的、卖鸡鸭鱼的，还有拉风箱爆米花的。

正对校门往右走几十米，然后再左拐几百米，一条很长的大街便横在面前，这是县城的一条主街。被山峦环抱的县城，有青山绿水，有人间烟火，走在街上会和

很多熟悉的面孔相遇。

玉壶井的西边，有一座石山，山上有许多奇形怪状、错落有致的巨石。沿着宽宽的石梯拾级而上，经过一个上面刻着“仙苑”两个字的圆形拱门，进入另一番天地，上面有楼台亭阁、长廊、图书馆，还有青翠的树木。亭子里有老人围坐在石桌旁下象棋，四周有凑热闹的观战者，有野猫在石头的洞隙中步履很轻地穿来绕去。记忆中，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总站在亭子旁的圆石上，吹着清幽的笛音。还有一位小姑娘坐在石头上，膝上放了画板，正在描摹远处的白塔。

石山上的图书馆是我爱去的地方，那时我经常翻阅的，有《人民画报》《解放军画报》《少年科学画报》等。图书馆门口有一块平整的空地，每天清晨，我的父亲在这里练太极拳。父亲着一身纯白色的中式衣服，凝神静气，从入静到起势，身体行云流水般律动，阳光洒在他的身上，远处青山如黛，这个场景像灵动的立体画，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脑海。

玉壶井的北面是白塔山，山上有一座白色的塔，名叫登瀛塔，塔顶的匾额上写着“共登天路”四个字。白塔山脚下的公路是县城通往外界的通道，登瀛塔镇守着县城的门户。从山下沿着一条蜿蜒的山路，便可登上山顶，沿途树影婆娑，树下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花，树上叽叽喳喳的麻雀。一到夏天，洁白湿润的栀子花开满了山坡，芬芳馥郁。轻柔的风拂过发梢，青春的笑声清脆爽朗，仿佛串串金色的风铃。

时光匆匆飞逝，我很多年没有回故乡了。儿时的伙伴用手机发来照片以慰我思乡之情。我凝视着照片中的玉壶井，试图辨认出往日时光的痕迹，所有的回忆从脑海里缓缓涌来，除了和记忆中重叠的部分，那些多出来的亭台楼阁、观景平台、水榭长廊，让原本天然的玉壶井多了一些新的景致，尤其夜景，更是灯火璀璨，流光溢彩。

可我依然怀念深藏在记忆中的玉壶井！

五律·游龙泉山凤凰台

□黄晓靖

沧海吐云烟，桃源备别筵。

凤栖邀伯乐，盘路美山川。

风雨往来客，湖光隐现天。

西方无色彩，塞上却丰年。

黄果树观绿

□肖海燕

壁立千仞，下临无际。一道瀑布纵身扑下，激流浩荡，雷奔电泄。而小小的你蘸着绿汁，在巨石上刻下了“征服”。

明崇祯十一年，徐霞客游历贵州，为黄果树瀑布倾倒，瞬间云华满纸，“捣珠崩玉，飞沫反涌，如烟雾腾空，势甚雄厉”。

我曾到黄果树一游，正逢风雨如磐，驻足陡坡塘前，望远方烟岚云岫，重峦叠嶂。滚滚激流奔流而下，比赛着奔腾的速度，踊跃着喧嚣的生命，声如奔雷，激流翻腾，那一滴滴迸溅的水流俨然炫耀着生命的张扬与傲慢。气贯长虹，水击云天，穿云裂石，那声声怒吼是对天地的叩问，那滚滚洪流是对岁月的呐喊。这洪流中流淌的是它跋扈和肆意的血脉。

近岸西望，怪石嶙峋，水中，石旁，却攒动着一丝绿意。那是几株小小的芦苇，被层层叠叠的巨流推向前去，可根从未动摇，像是蘸着绿汁在瀑布中写着狂草。点线腾挪，疾书快写，笔随心行，空灵流动，飞扬顿挫。这是对银河倒泻般飞瀑的叛逆，这几株小小的芦苇大胆地游走于主景之外，可谓绝胜狂柳，风流自赏。我们不妨说，这几株芦苇给黄果树大瀑布注入了新的意味，而正是这种意味，使自然美变成了生命美。

芦苇啊芦苇，是怎样一种信念和力量使得小小的你有了抗衡巨浪的力量？你在生命的书写中不仅勾勒磅礴风云，更有野鹤流水般的闲情雅致。蓬勃的碧绿，给了这浩阔的绝壁某种诗意和意外，使人看到一种坚韧的生命。芦苇啊芦苇，小小的你蘸着绿汁纵笔天涯，什么信念使你在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，在绝壁巉岩上拾级而上？没有人知道你的生命什么时候开始存在，但你带着千年不枯的活力，穿越沧桑，完成与风雪云霓的交融，带给我们震撼和感动。

村庄里的脚印

□项德林

“牛脚印幽幽可以淹死人”，这句非常夸张的乡间俗语是我对村庄里的脚印最初最朦胧的认识。我曾经牵着一头小黄牛在村庄里游荡片刻，然后出村，到母猪梁沙梁上去放牧。我看着那些深深浅浅的牛脚印，心里寻思着就凭这么一个个还够不上叫小水幽的脚印窝子，怎么就能够淹死人呢？

后来，小黄牛成了老黄牛，又从村庄里永远消失。我已经走出村庄，开始在更多的地方留下脚印。当我新鲜的脚印与更多人的脚印重叠，转瞬之间便消失得干干净净的时候，我渐渐明白脚印是我们留在村庄里的一枚枚印章。在村庄里留下脚印的人或者动物，便将自己的所有资料留在了村庄里，就像我们的资料被留在了城市里一样。很多年之后，人或者动物已经不记得自己曾经在这个村庄留下过足迹，但那片土地却一定会记得清清楚楚。

有一年腊月，小偷将二爷家厨房梁上

的几块腊肉偷了个一干二净。第二天，大家在厨房墙外的菜地上发现了两三行稀稀拉拉的脚印，一直延伸到大路上，而后消失了。二奶奶瘫坐在那几行脚印上捶胸顿足：“强盗，你个挨千刀的，让我们一家哪个过这个年哟！”那时，我已经读了几年书，知道那些打家劫舍的人才是强盗，可是二奶奶怎么把小偷骂成强盗呢？奶奶一把将我搂过去，“我的莽孙儿呢，二奶奶家就指望那几块腊肉过年。现在连一丁点肉星儿都没了，那些人不是强盗是啥呢？”强盗的脚印被村庄记住了，强盗可恶的行径被村庄里的人记住了。大人们教育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你们长大了就算混得再瑟，也不能像强盗那样去干伤天害理的事情”。

一些人从村庄经过，留下一串串清晰的脚印。比如那个我们俗称为“代招儿”的剃头匠，每次到村里来总是大声武气地吆喝“剃头刮胡子了哦”，各家各户的女人们就生火烧开水忙开了，希望“代招儿”把

家里的男人男孩们打理得光生一些。再比如打麻糖的张老二，用小铁锤“当当当”清脆地敲击糖凿子，打老远就能听见。我们这些屁大的小孩便忙不迭地跑进屋里，撮一升苞谷出来换麻糖吃。

有时候，村庄里会来一两个纯粹的路人，从村庄经过，讨一口水喝，顺便打听去路。村里人端出一碗水，也顺便问清路人的去意后热心指路。路人道谢，留下一串模糊不清的脚印后，奔向下一个村庄。

不管是清晰还是模糊，这些人把脚印留在了村庄，身影被他们带出村庄。每次回到村庄，我总是愿意把他们从记忆的深处捞起来，因为他们的出现或多或少给村庄带来了一丝生气。

如今，村庄老了。那些被脚印磨出来的路已经被杂草覆盖，随着老人们的纷纷辞世和像我这样的人的出走，一些鲜活的记忆被隐藏在村庄的内心。新修的公路几乎可以抵达每家每户的门前，却再也留不住一枚脚印……